

強記何其羨矣至若開遠鏡而探墳
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遠於得象言持
涉於非聖若疑而敘意異三子而何
傷若謗以為駁載一車而可恆然教
尋來翰云晚披輝典捧卷竭誠斯言
詞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負道不涯
賤貨濫處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學慙鴻
器同秋螢之未景葉謝傳燈夫以聞
斯行諸是仲尼之所輝辭乎畢矣非
有若之能對況一乘妙義三歲微言者
歟涉毫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
大千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
秋之朔日也

十門辨惑論卷下

擢文學答書

弟子擢無二教致書於大興善寺禮
法師侍者昔菩薩之間如來斷幾生
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
人於聖起謗但為理資索隱義在鉤
之德尚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
師利况以下愚之蔽披上聖之文子

弘明集卷第一并序

門方戶觸塗多惑所以罄肝膽露眞
矇竭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車之駕開
八正之塗續晨光之足鑒混沌之寢
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
長悟迷源莫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
請事斯語以半餘年謹遣尺書敢謝
不敏弟子擢無二和南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青陽文書第十三張集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
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延埴乎周
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湧弥峻
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恣賊生昔如來
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惱念六師
懷毒况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
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
見者教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
儒則非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
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
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鶻旦鳴夜
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
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因大雖莫動
毫髮而有塵坌聽將令弱植之徒隨
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
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
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談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閒山棲餘暇
撰古今之明篇惣道俗之雅論具有
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捨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妄以消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練君子惠增庸焉

辛子理惑

正誣論

辛子理惑

一云蒼梧太守辛子博傳

辛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甚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辛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揚朱墨翟先是時辛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辛子

以為榮嘗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煞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辛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屬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辛子曰被袴服櫛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駛放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云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支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說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嘿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辛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辛子曰富

裁問也請以不敢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守依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脣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廄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項有肉髻頸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項光耀万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捷陟跨之鬼神狀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歡歎追之及四王曰未有余時禱請神祇今既有余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云今欲學道度脫
十方王知其弥堅遂起而還太子往

去思道六年還成佛焉所以孟夏之
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輝狹素

衣締經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
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

十二部合八億四千万卷其大卷万
言以下小卷半言已上佛授教天下

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
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无為

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
日專心一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

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侵漁塞所
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无異
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
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

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平率子

曰佛者号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
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緝佛

之言覺也況德變化分身散體或存
或云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
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

不厚在褐無破欲行則乘坐則揚光
故号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率子曰
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无為奉之无
前引之無後舉之无上抑之無下視
之无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範挺其
外毫釐為細闇闕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
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
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率子
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或於
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謂
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
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可以
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
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
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
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寶不華至璞不飾言約而
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
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
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

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
以為煩而不要矣率子曰江海所以
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
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
山鼻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
浴其樹驛驛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
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
月之珠探枳棘之叢求鳳皇之鸞必
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
說億載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
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
其誠不可入佛卷称繪其廣大之外
剖指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
卷以万計言以億數多益具衆衆
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辟
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
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率子曰否夫日
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
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孤棄備寒締
絳端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
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
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

也猶亡與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君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脩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祥子既耽詩書悅札樂異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岱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穴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鷙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之况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聞佛不見記何足懷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謬云少所見多所懷貌駭駭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臯陶馬眾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

背儻伏羲龍鼻仲尼反守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子手啓子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訛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特不樹頑嚚之儻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脩孳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過道未可與擢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吞炭漆身割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載容君子以為勇而死義不聞讓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弃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極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脩礼節崇仁義硯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燭虧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孔蓀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脩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游賢以替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

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
淹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
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
沙門剃頭跣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
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
制乘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湏章甫之冠曲裘之笏
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庵九信而無
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同孔之
傳弃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
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脩世事
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插插七
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不溢其情不
滯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弃
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
此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
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
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
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
身目朽爛耳身辟如五般之根葉魂
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
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
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
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
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
既死神當其殃愚夫聞於成事賢智
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革善之
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
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
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
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惔怕
歸之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
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
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
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
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
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然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湏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教他人者謂之悖禮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湏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辛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同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湏躬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札男女不親授姻溺則授之以手撫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湏大拏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

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此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復而行之也牟陶能罪盜人不能使偷夫為虎賈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先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叔之不善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辟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滔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夸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舛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

辛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者嘗見者曰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麌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虛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辟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辟如比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辟諸草木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章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辟取喻子獨忘佛說經韋辭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音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鱗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卑於世若茲何耶之有牟子云富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聞五味令人口爽馳骋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抑下患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白巢父掘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處濟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祖豆於墨門達於顏於朝堂衣狹裘以當蕤賓披絳絰以御黃鍾非不麗也承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賣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與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道人傳毅曰臣聞天生有得道者号曰佛飛行虛空身有

牟子曰來春嘗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裝備豫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也

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辟盡千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祖豆於墨門達於顏於朝堂衣狹裘以當蕤賓披絳絰以御黃鍾非不麗也承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賣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與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道人傳毅曰臣聞天生有得道者号曰佛飛行虛空身有

牟子曰來春嘗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裝備豫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也

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辟盡千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脩言論

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辛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遠緩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寡武子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使無為憺怕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辯說靡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辛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籥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尚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恍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讓堯舜接與以毛聾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妙無斷而行無不經使人不斷也靈通發蒙於宋元不然免豫章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責不為毀者毀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舛冒而義與其文理而說差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辛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辛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既吾說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開溪谷登萬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三昧佛道則五般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辛子曰渴者不必湧江海而乎膏肓如天惻惻如海不合閭牆之士穀何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瀋我守其一子連敗路吾請履之

佛經之詮詁無為之要辟對言皆說

五色為龍寺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涿洛雖溫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義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玉之聲振犧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子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脩佛道以為貴自擴容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愆窮則反故可不思與辛子曰夫長於愛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富於譁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脩閭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况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膏肓如天惻惻如海不合閭牆之士穀何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瀋我守其一子連敗路吾請履之

禡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豪讚佛
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論地
折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識判
頗得疵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
褒猶以塵埃附嵩秦叔朝靈提江
海子之所謗猶搘瓢觴欲減江海躋
耕未欲損岷崐側一掌以翳曰光舉
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
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高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
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
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
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消
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席鄰之與羊
皮班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
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
責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
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
為上誠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

曰衆道禁戒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
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開
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
聖人削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
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
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毒
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
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
有性猶礮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乎牟子曰吾未解
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
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
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
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
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
果享肉則重盤欽酒則傾樽精亂神
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吾
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
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
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
未世愚惑欲服食華穀求無窮之
壽莫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
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
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
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
生不老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
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
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
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覩其無
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穀十黃帝稽
首受針於歧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
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
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以爲
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
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
不可勝言同類殊性万物皆然豈徒
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
人不得步孟軻聞之乃知所從師曠
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莫君子
之將觀也玉石曰匱猗頓爲之改色
失默相棄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
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
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藏文之智微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恠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觀累者不能審形若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駕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時敗子貢觀邾魯之會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問曰僕嘗遊于墳之國穀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鋒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磯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况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

未訓仲尼追遙而渴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仰仙之友於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隱怡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

不矇以鷄旁而安鳳凰執蠻蝴蝶而調

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桂鱠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聞尊婢婢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有銳與不銳曾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仲尼有兩極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植醢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患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吾三十七篠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宸木流而舟檝設蜘蛛布而羈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子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踴然失色又手撻席逡巡俯伏曰鄙人昧瞽生於幽庶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蕩雪請得草情洒心自勸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父子聚塵貪婪忍害昧利無取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虧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

又今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然
生斷其臂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
於此云云

正曰詮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
通復云有得道弟工能變化恢廓盡
神妙之理此真有無匈心之語也夫
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
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軒有古先生
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繩綿竺軒
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為也若
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
尹文何故謂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
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
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
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賑則經以
文德不得已而用兵可將以除暴止
戈拯濟羣生行小然後以息大然者也故
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
有豈必鳴鼓以彰其過撻義兵以臨
罪人不以閭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
而撻之不苟濫刑極武勝則以喪禮
居之然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
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則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識敗累
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疚卒
鉗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
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
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李
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秉始任
詐力斃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
戰則肆鋒極然屠城則盡坑無遺故
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
君子知其必云舉世復其就戮兵之
弊也遂至于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
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
梨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况万里之
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
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
於彼形教方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
之所以虎跡於中天而曜奇於西域
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
有聖人疾歎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
子遺哉此何異氣滂既流不竭良淵
雖大中原蘭蕪俱焚桀桀討之虐猶呼
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安惡逆以暴易
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辭適足

肆謗言眩愚堅豈九情合義有心之
難乎又詮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
重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
宮廣長二十四万里而開百門門廣
万里云云荅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
下階級悉據貴部分叙而有章而誣
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
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
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
足明其錯謬者多矣歲穰牧豎猶將
知其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紙露
其愚焉又詮云佛亦周遍
五道脩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
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
而惡者多惡人死報充六畜余則開
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
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
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
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
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攝衆惡
之裁滅三毒之爐脩五戒之善書十
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除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場耳計天下蠻蟲之數不可稱計人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為貴禁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苦水為甘膳又誣六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恠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相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誥而虛妄自露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謚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取伐之命頽舟之尸羅枉穢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胞羈屬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為誣鄙醜書矣又誣云道人聚衆百姓大搭塔寺華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志已備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玉輔誠締媾故傳曰錫鷙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旛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觀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觀羽麾之象則恩將肺之目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恩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庶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歸趣故銘列圖象致其虔肅剖析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歸筌取諸達味下士遊之則羨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又專詮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擇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於聲自然而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徒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則使貨舟械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和鵠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乎守齋而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各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弃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元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今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

喪子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
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
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灾涿
鹿有漂蕩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
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堯經
鳥曳導引吐納輶黍穀而得英華吸
風露以代雜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
也斯則有時可矣不能無窮者也沙
門之視松高若未墮之兒耳方將訊
志於二儀之表延於不死之鄉豈
能屑心營近與消聲爭長歲難者苟
欲駢飭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
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緣
之奪黃也其餘喙之音曾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否之章

又證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
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
遂斬監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
云行人志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
攻見然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
教率以慈仁不煞忠信不倚廉貞不
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近者

凶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煞一也
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斬割
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
以酒為惠施而釀綻之犯酒四也諸
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辟猶吏人解
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
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
惡之獲殃耳

又證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
云云

荅曰石崇之為人余所悉也賜盃髡

酒放偕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惄獨論才

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

訖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報

清心識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

築跖自貽伊褐又誰之咎乎

又證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

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

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竟未受戒

弘明集卷第二

梁武帝建初寺釋僧祐撰

集

明佛論

晉宋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
佛咸以我躬不聞遑恤于後万里之
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况復湏弥
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減人可成佛
心作万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
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
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
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
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
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
夫中國君子明於札義而闇於知人
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
之不臧猶興喪反之況精神我也得
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
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
形算之淺而弈秋之心何嘗有得而
乃欲率井蛙之見長抑大猷至獨陷
神於天牢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然

之識燭幽冥之故玩不詰自覽益於所
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
推夫善道居然宜脩以佛經為指南
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
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
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
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
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凌虛心往而
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
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卒
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
既曰用無限之實親白無始而來又
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
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
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
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
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
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
守救護之闡文以書札為限斷聞窮
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
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
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
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
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
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
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庶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庶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草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丑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冤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庶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庶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憊有腐敗其身或屬纏脣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

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龐哉而感託巖流彌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暨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痴哉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微宇宙而於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美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譏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禮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齊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斬周公之必不見哉羸博之墓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云也

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寃幸當復不稍減其惡漸傾其善平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鷗龍蛇既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君主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万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然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繩繼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謹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豈謹於幽而醒發於顯既無恤美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恤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万世之中苦以劍惡樂以誇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況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也今男女構精万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己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二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脩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万族矣况今以情貫構一身死情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曰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鑿升天龍潛鳥騰反風起木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國洛之出書莫英無裁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尔以正火流玉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傳分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後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脩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万族矣况今以情貫構一身死情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曰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鑿升天龍潛鳥騰反風起木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國洛之出書莫英無裁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尔以正火流玉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軋軋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寡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况自茲以降喪真弥遠雖復進超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謀感遁天忘行弥非真有矣况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輦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晦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徒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辨之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譯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僞有累神成精蘊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汨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徒而堅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詐多也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万有而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答曰今神妙形蘊而相與為用以妙緣蘊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令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万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矣莊周稱

無未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無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遐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固蒙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載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陽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明矣况過此弥徃渾沌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載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未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資其妙目假日而觀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百尋之毫乎今不違緣本情感所匱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外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脩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盡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至理哉明訓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墮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狀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積道自昔故未會尤吉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無以感聖而剋明矣夫非我求榮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性然後悟

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是妄疑而不歸純毅枉者方將長淪感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昇墜天絕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

求生以害仁又煞身以成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

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

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

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

指所應世。斬乎亂沫。泗所引應治道

也。純風彌潤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

使顏舟。宰賜尹喜。在周外讚儒玄之

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

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舟季子

游于夏。子思孟。軒林宗。康成。蓋公嚴

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

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

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

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勤皆已撫教得

崖。莫匪介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

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蹤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答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埃及。今又重敷所懷。夫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余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在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

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為

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

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

言。或自言其名。懿訓疏通其智。如神

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

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几岱。幽陵。蟠

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徒

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

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支

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洋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

至。寡聞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

帝文不雅。訓措紳難言。唯採教伏治跡。猶不記一。豈至道之咸不見于

之君。遊浩然之世。堯七聖於具茨。見

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

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

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

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

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

魄之風。釋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

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

流於玄勝。而事沒報古。理隨文翳。故

百家所接。若曉而昧。又措紳之儒。不

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

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因

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

天毒。即天塗。浮屠所興。懷愛之義。亦

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
二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
量孔之間孔老為言之闕尹之求復
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
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礼
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
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
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
漢武切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
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
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
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
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席之
世謂席曰臨菴城中有古阿余王寺
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
下入地二十丈席使者依圖陷求皆
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為晉王於河東
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
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
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霸上比丘今
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
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
亦猶下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有晉而感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感
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
當今使精簷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
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
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藉燒六十
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燒者誠不悉
有宿緣大善盡不觀無一緣而恚積
大惡而不觀佛之悲一日俱燒之痛
愁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
慈乎緣不傾天德不迴世則不能濟
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
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席違江而續
避境猶皆心橫傲能使非道玄通况
佛神力勦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
萬之命殊易夫納湏於芥子甚仁
於毀身乎一席一鷁矣而今想焉而
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故寐寥
寥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
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苟六情者有
苦力俊領資資而事廟像者頃奪其
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

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
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
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
將來浩蕩為欲何望况復恐實無將
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
及盲聾瘡瘍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
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
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
經則使多是語實則竟無雙應安私
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攝此空法以
骨暴善文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
之義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
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答曰今不觀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
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
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
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
因而無造夫万化者固各隨因緣自
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
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
數越宿命而擴濟也蓋衆生無量神
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
耳諸之洪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
降水流凶尤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
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
於濟主之俗教化於外生之世者耳
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况夫靈
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遙於
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精劫增明故
能感詣洞徹致使輝迦發暉十方交
映多寶踊見鎧王入室豈佛之獨顯
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
供之運而墮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
于昔故會乘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
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
乎况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札
義薰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
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
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
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
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明亦當屢
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微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已之不昭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
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
不滅起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萬神
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
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
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乳
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羣犬羊之
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
充身暴同殊無為網矣鷹虎非掉嗟
不生人可設蔬而存則虛已甚矣天
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虛命而
抑其寘應哉今六十万人雖當差惡
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爰惡
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
同矣故受害之曰固亦可同今道家
之言世之所迁無以云焉至若于公
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
宣然報文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觀
夫活人而慶流子孫况精神為然活
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然活彼身必
受報已身况通塞彼神而不禁忤於
已神乎延年所煞皆凡等小人寶嬰
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
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
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
則胎魚雖賤性命各正於軋道矣觀
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廬所聽
之牛西巴所感之塵情愛各深於其
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割而
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寃痛之殃上
天所感矣今春擣胎孕燔菹羔鵝亦
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
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預
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然
以減其害踐厄聞聲則所不忍因矜
憐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置而不
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掌於豐
鍾知王德之去煞矣先王撫麌救急故
雖深其仁不得墮苦其禁如來窮神明
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煞為衆戒之
首萍沙見報於白免釋氏受滅於黃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窮窪精深迂
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備
法戒則必不墮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
在既墮信法能徹必起今難若緣疊

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埃及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羨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損濟豈佛無實乎辟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眼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迎日飛泉立虎避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湏弥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虜鵠昔或為人當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然融冶之寄安得妄作吹万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雋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未實至古今攸闐傳嚴遐阻而玄對無磷則可以信夫潔想思感觀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夏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取不出盜跨搆館拯神象剝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益跨與道孰為優乎頃棄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章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万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美聲茂實不可攝報同在昇之殼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溫經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慙應皆各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搆嗚呼神

鑒孔昭悔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搆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誰以不滅歟以成佛使燒祝髮而絕其眸合所遇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彦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搆何利而其毒大告知非聖賢之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餽身罔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微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城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遠閻公則皆神曇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戶梨密群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向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陵駿遺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厭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拉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曠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弥艸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憮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旣夭疾厥胤夢聞商曰孝終而疵同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維形有存云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今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皓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背一呻一闔以及今可今積呻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赳半爲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向爲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在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究轉人域游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感而袖想蒙如耳若使迴身中荒艸岳遐覽妙觀天宇清澄之曉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咸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離人羣忿忿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并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脩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大玄至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

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執遺巨跡感而生柔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之靈感有理以感竟則遠矣而百獸俾德豈非感哉則佛為万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札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極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大玄至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准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迴志清遐而多脩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厭身非我蓋一憩逆

誠可精神乃我身也。廩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捕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廉之中。絜已懷遠。枉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効矣。此皆世之所廢。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黜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宣。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屢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剋王。神道百世。光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碍明之盡矣。發軾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平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身七尺。死老穀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告其半生之羨。盛榮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懼厚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竟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問於佛理者。誠衆矣。夫緣起浩汗。非生人追想所能及。失得所開無理。以惑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因環而申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一狀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占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妄存。夫人在胎孕至干孩。亂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終必遙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也。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平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惑。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食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湧窮源於岷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碑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碑。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厲。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万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媯媯婦子。嬉嬉俄復淪為悅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賒譖。誣冥化。樂欲傷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采万等。皆般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盡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逐將作佛佛。固言。介而人悔之。何以断人之勝。佛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
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
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
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
乘之君日異不遑食北民賴之於一
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
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
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
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
遠實而觀近弊將橫以詣法矣蓋尊
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
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
假非服豈非尊之以德齊之以礼天
下歸仁之感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
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
哉昔達和上澄業廬山余住懸五旬
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
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
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嚴林駛與余
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
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懷經

之指云余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
窮神與人之頌提榮一言而霸業用
遂安刑永除事固有俄余微感而終
至冲天者今無匝鄙言以驚其所感
奮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二

第十三

之指云余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
窮神與人之頌提榮一言而霸業用
遂安刑永除事固有俄余微感而終
至冲天者今無匝鄙言以驚其所感
奮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三

梁揚都建初寺鐸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

庶類殷充千變万化渾然無端是以
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違
阜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
自得於窩井者則恆遊溟之量翻翥
於穀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經束世教

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
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
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
裸俗韜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湯習
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
非諱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
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
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
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万物
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

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其殃放酒者罪刑滌為大罰盜者枉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善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然之所致耶若夫魏頽徒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駟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礼故有弊轉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醫秦之飢漂母哀淮陰之儻並以一資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万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万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

之勢辟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煞而少正正刑二叔伏誅耶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煞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煞然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礼法始興爰逮三代刑同溢革刀斧雖嚴而猶不憊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然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歎中猶蝮蛇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螯足斬之以全身癟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云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攢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然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軀之札禽來則韜弓閒聾覩生肉至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灾肆赦刑疑徒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萬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寧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煞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

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

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

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盲一也

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拯弊佛

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

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

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劙默

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

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

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踐利剔頭髮殘其天貞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羣生斯何

異斬刈根本脩枝幹而言文頴頑茂
未之間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
乘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惑固見之為
大謬詰嗟而不能嘿已者也夫父子
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
騁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
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
則父尊故孝之為貴實能立身行道永
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曰御三牲而不
能令万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
其榮近矣夫緣替以為經守柔以為
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
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
忠孝名不並立顏淵違君書稱純孝
石碏穢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榮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縳
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逝
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孝首記注
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諺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
大順於彼矣且骸放遐裔而禹不告
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

感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
之泰伯遠棄骨肉訖跡殊域祝髮文
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
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靈之貴三
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
草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
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詳
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
客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
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患悖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
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
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繫故擇其髮毀
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脩簡易於
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裳以衣鹿
裘遙垂條為字藉草為茵去搢梳之
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騁之轡塞欲動
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姻聲口忘甘苦
意放休感心去於累曾中抱一載平
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
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
定拱點山停惆淡神若寒灰形猶枯
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耀光燭日
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
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
表淡化無窮之境迴天僻地飛山結
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詳
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
客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
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患悖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
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
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繫故擇其髮毀
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脩簡易於
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裳以衣鹿
裘遙垂條為字藉草為茵去搢梳之
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騁之轡塞欲動
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姻聲口忘甘苦
意放休感心去於累曾中抱一載平
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
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
定拱點山停惆淡神若寒灰形猶枯
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耀光燭日
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
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
表淡化無窮之境迴天僻地飛山結
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詳
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
客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
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患悖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
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
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繫故擇其髮毀
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脩簡易於
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裳以衣鹿
裘遙垂條為字藉草為茵去搢梳之
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騁之轡塞欲動
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姻聲口忘甘苦
意放休感心去於累曾中抱一載平
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
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
定拱點山停惆淡神若寒灰形猶枯
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人而侮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與宗書

近得賢徒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
事賢者志大豈以方劫為奢但恨短
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
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
主善授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此丘乃
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
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
佳悟何承天白

宗答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情致美但吾
聞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
理不盡於人事固孔疑而不辯釋氏
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
為最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若廓
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
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
妄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鹿藝注意研
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
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

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不
辯不實耶若推援事不容得實則疑
之可也今人形至塵人神實妙以形
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墮霜白
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鑒心作水
火冷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微感以受身更生於七
寶之丘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指毫空
樹無傷垂陰之茂堆杆空無損輪
爰之羨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
指致百以塞本無之教文不然矣佛經
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
垂陰輪象萬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忘
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万
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
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
其至言哉又以妙神光無徑寸之明
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耀無量之壽
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
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
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
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慳誕靈化
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
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脩絕地
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
矣今內懷虔度仰故礼拜悔罪達夫無
常故情無所懼妻妻子而為施豈有

墮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喻下縱不能
自清於至言以傾愛覩之惑亦何常
無騷騷於一毫豈嘗反以一大增塞
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墮霜白
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鑒心作水
火冷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微感以受身更生於七
寶之丘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指毫空
樹無傷垂陰之茂堆杆空無損輪
爰之羨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
指致百以塞本無之教文不然矣佛經
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
垂陰輪象萬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忘
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万
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
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
其至言哉又以妙神光無徑寸之明
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耀無量之壽
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
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
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
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慳誕靈化
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
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脩絕地
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
矣今內懷虔度仰故礼拜悔罪達夫無
常故情無所懼妻妻子而為施豈有

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愧之情乎涅槃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疑亦可為增航逸之虛肇好竒之心若誠食仰則航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問利覲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智導廣近天堂地獄皆有影嚮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煞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捨然而脩仁矣勵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曰損之清塗此亦兩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松樹之摧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凌覲之志固黑煌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觀朝而燔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

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較對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伺要必欲使脩利遷

善以達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物之心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力致教使物無壞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誣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形神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差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循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皆墮地獄而死其法祖竺法護于法蘭

並法行于道遠關公則佛國登尸梨蜜耶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上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前寧當妄有覆人理落著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藉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

自力白否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部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

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坎凡人為

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之駭桓聖者豈猶不仁哉又云人形至廣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辟以薪火薪弊云心之所感崩城墮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昇氣禁之暨令燔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哉答曰崩城墮霜貫日入昇不明來生之辟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莫其能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

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淡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潛佛經所謂現在不住

孰遠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所以使資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捐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云神光盡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備答曰今亦不從悟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輝迹之教以善權殺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受教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礼拜悔罪違夫無常故情無所悔聲之辨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不亦善乎但影嚮所因必稱形聲尋十百万之說而慄俄頃神光徒為化答曰謂廣近為營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嚮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音而談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連成以洗悔未若剪榮棄以全朴況乃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資仰則

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貳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之物性者也愆累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歡莫差乎天堂持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過於五刑酒韞明乎周誥春田不園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駁釣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鷺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蟄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寧之間為勸化之本演烹蒿之咎明來生之驗恆服盱衡而聆斯說者其處心亦悞矣論又稱者隨戶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報而天靈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忘經護師崇飾幻說吾以是故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洞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土也及楚英之脩仁寺竺融

之則行鐘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會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辭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馳謙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本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遠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無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情萬故具陳始末想者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黑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真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哉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捨著才筆辭敷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妄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起於玄極之

移便欲以廢頃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誰以不滅歟以成佛使跣首踏衣焚身然指不得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徒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余曰碑得來之類持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猶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督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今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洞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

閑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遠未達其師孫論云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康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善足下謂與文康等者自可不後道遠猶嘗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貞天靈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偽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點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尚周之季民墮塗炭踐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刑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侵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生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方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推其恨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嚴者雖有亂虐君臣不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養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背儒述而不

閑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遠未達其師孫論云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康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善足下謂與文康等者自可不後道遠猶嘗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貞天靈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偽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點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尚周之季民墮塗炭踐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刑蓋

編綱復或存於複辟之外典復為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與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在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然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吾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空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万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奉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現在不往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浣沫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辟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靈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告備有雖赴儒業以盡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沒必習以清昇蟬吟有子螺銀真之况在神明廢寶積之蓋升盤王之座何為無期又疑釋迦以善摧教物豈獨不受數十百万之說而恆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

夫雖云善摧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為衆又放光明皆素精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鑒故揚者可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凝今觀經而不悛其慢先滌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閑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感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感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告備有雖赴儒業以盡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殺人頰爰無疾由醢予族賜滅其穢匪陳之苦豈可勝言忍

飢弘造諸國亂流竟何所殺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

若使外率札樂內循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

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龜跡而

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

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岷崐之山廣

都之埜軒轅所之之國氣不寒暑風

卽是食甘露是飲麻珂琪之樹飲朱泉

之水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龍入

于羽列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

少矣皆可據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

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殺者必不營

作蒲城之死士可矣當由所聞者未

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約

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

稟教戒雖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殊

非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

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逕幽

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

余耶輕以獨見微尊神之訓忍或自貽伊阻也

佛經說擇迦文皆為小乘比丘而毀

大乘猶為此脩苦地獄經歷劫數況

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折此經必虛乎

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

句耳其意既已粗遠不能復一二辨

答所剖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

足下力為善尋真告中否老將死以

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恭殊不

容忘宗炳白

何重答宗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以

賊漢祖况弱土乎證辭堅明文辭抑

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

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謂外國

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

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

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

惑於迂怪識惑裏之逐者不後心於

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萬誨皆由

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

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三 第二十五張集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湏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窮幽蹟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琳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蓋秦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若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綺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礼度娛以八音庄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軌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懲懲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螺蠶並為衆生哉若

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僕射獵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齋郊庶人不穀呂行草作歌宵魚垂化所以安人用也庖厨不近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心有死形葬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擾莫有於更變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四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懼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敢因知詩事焉矣

釋何衡陽達性論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斯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詣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惣庶類同号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括之謐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天當

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使倍言自和措符復合何詭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日生有万之所同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條天理薄滅皇聖衰其若此而不能頻奪所滯故設僕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及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制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萎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是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是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法於庭斷故務求依放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待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患者無要存功者

有期期存未善去患乃至人有賢否
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
樹德背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
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况在聞道要
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擢
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駁之下淪雖
深請校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
素聖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
無訛近厚棄告欲其布意裁往擇慮
不或值頗延之白

荅頗永嘉

敬覽芳訣研復則盲區別三才步驗
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
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
弘殆無所間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
觀斗極復迷反達思或昧然未全曉
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
者是必合德之稱上招之人亦何為
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
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
木剪性於鑿斧枯漠之想汨慮於利
害誠直滋其萌孽授其善心遂乃存
而不筭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

博愛之量耻惡所加盡枯直之正則
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
之者衆豫有其分未臻其極者不得
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
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鑿
斧鑄刃利害寢端駁百代之民出信
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授而誣
以不善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
偏才之器衆生為号不可濫無生之
人故此去詛除彼甄聖智兩籍俱舉
首在於斯若僥幸未能道一皇王豈
獲上附伊頴猶共賴氣化宜手下麗
二塗之判易於躡指又知以人生雖
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辭聖人雖
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
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
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
似蜀梁邈畏卒不能避所謂俊物為
養見俊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憎算
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終
萌起終衰禪滅豈與足下草泰百品
共其指歸凡動而善源下民之性化

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論
溢況乃固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
奏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
薄夫同憂樂煞意偏好生情博所云
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
遂跖實莫天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
適恩止虧勿事法紳懶耶推此往也
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堙乎庖厨且
市庖之外非無仰養神農所書中散
所述公理差其事仲尼精其業是亦
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剗剗為
稟和之性爛齋為翼善之具哉若以
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井不
咸慮周德先王儻能申以遠圖要之
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
木果已區別遊魂之咎亦精靈之說
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
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
辯足下既辨其有宜得同不辯之咎
雖子著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晦塗
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

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同講求
厚意垂懷慧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
重荅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弥篤既言之難云
將堙高方寸故頴懶流颺以託鱗翻
雲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昭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
魄野人覩其鈍豈伊好辟未獲云已
復進請益之間庶以研盡所澤來告
云三才之論故當率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
首若如論自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
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逝世無問非厚
載之日君子軌軌非蒼蒼之稱果兩
儀同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知
宜應君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
恥盡祐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
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僥幸
未獲上附伊頤宜其下麗則黃裳之
人其猶不及雖躋之指高下無准故
或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
固首方足宵暝殊惻隱恥慾慾
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
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
絜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
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
殊其特盡不應異其得生夫持靈之神
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

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
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
亦將在例耶又士謹為垣防猶患踰溢
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
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剗剗
為烹和爛鬻為翼善夫禋廟壇栗宗
社三牲曉蕡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
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
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
難持退嫌此事不可煩去於世耳又
云天下享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
見正定尋未言似不嫌有鬼當謂鬼
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
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
典經布在方崇鄭僞吳札亦以為然
是以雲和六變竇降天神龍門九成
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札近忽此義
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辨乎

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
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
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
多採謫惟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耶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
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未不慮自來
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
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愍之心順時搜狩未根慘虐之性天
官華樂為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
而論階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
提刀情休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
化開三統君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
肇結綱目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
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苦秦曾無
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
宜簡辨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
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
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
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
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

能推樂施之土以期欲仁之儔演忘報之意別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

地慶周地物尊冠百神斯言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道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又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犯違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政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王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万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敦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万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超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然鷄爲泰聊寄懷抱或負鼎剖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凌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懼徒疲俊而靡歸係風捕景非中庸之美慕與眩媛連通人之致躊躇揖讓終不並立竊顧吾子捨魚而連一也及蜀果

二牀世人驛骨之辭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岸所可探抽徒以魏文火布見刊異世勝漁蝦類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耶寫諭懷依荅條釋事綽破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以往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搘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間非厚載之目君子軌輒非蒼蒼之稱果兩儀同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參畫兼卦終於六爻參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君臣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乳軌潛藏偕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同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

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軌師訓何獨得之複卦乘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軌輒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背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荅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偽札未獲上附伊顏宣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蹕躋之指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摶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恆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惟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老同歸可無重惑葉東魯皆善偽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墨伊頑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真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吾師賢為目宵接暢神功影燭大業行藏可共嘿

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識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詭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

何謂無准答曰夫陰陽陶氣對柔賦

性圓首方足霄輞匪殊惻隱恥惡惱

惱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為端耳

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之實

霄輞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躡跖之徒

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

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惱惱

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

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

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黨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答曰知欲限以名器順其所假遂令惠人絜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

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絜士有不得異象於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湯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

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徒衆則混成之物亦

特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

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

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斃同生

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

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

斃同若有異理非復照基耶則陰陽

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

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是生實則非向言之

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供

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

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特難

鄙議為譏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

不網始知高談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明為師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勤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惠泰之說足下方明俗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因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粟宗社三牲曉鄭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兼此事不可類去於世耳

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穀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指舊刳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蓄養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玉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城者捨此無術耳想不類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

頃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差既知不可墮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古似不嫌有鬼當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寢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招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辨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方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正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湧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菩薩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摧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

似以水濟水平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摧教摧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恧然若摧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舉足下列於事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詮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語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辨之從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余曰殫不生華壞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謫忙則吾亦已矣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潤腴良庖提刀情慄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蒙唐之紀埋閑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性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廿此苦秦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測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邈夫人莫而淪陷昌言窮軒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

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

失追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徵開文以為古必無

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

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乎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

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

譯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

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膝薛

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

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

列則爭未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

安納吾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

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

牢不可頻去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

弃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惠下

愈萬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

違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

哉是知不能頻奪所帶故因為之制

耳聖靈雖茂無以叢懷憎之心弱喪

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未特物自取

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

耽故常苦秦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

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

亦如遇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

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

之地云云

譯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

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膝薛

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

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

列則爭未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

安納吾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

漁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

牢不可頻去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

弃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惠下

愈萬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

違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

哉是知不能頻奪所帶故因為之制

耳聖靈雖茂無以叢懷憎之心弱喪

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未特物自取

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

耽故常苦秦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

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

亦如遇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

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

譯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

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繫聲討求

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

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

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答曰何必

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瞑

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燕而尊

貴希米生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襄

同用一體蹲瞑揖讓何為不俱行一

世理有可無謂宜捨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

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

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

答曰蜀梁二紳世人驛骨之辭非本論所繼故不復具云

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想多恠然二紳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驚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歎忘其煩貪復恚心

弘明集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四

第二十五集

弘明集卷第五

梁高僧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墳

羅君章更生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何錄南華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摠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万物有數而天地无穷然則無窮之寔未始出於万物万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万物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脩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无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无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无穷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泯

復不成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衆不可乱其性弥遠故其復弥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我凡今生之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无所厝其意與已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使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令万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遂然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荅孫

獲書文略言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妄言諮詢所通豈去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蘇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天所以然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同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帶感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廉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平缺无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况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氣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痒所知爪蹠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蹠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况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離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爲有則生爲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矣誠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立其識

答曰有斯難也元神有源請焉子循

悟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万化皆有也崇枯盛衰死生代平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殊貫辯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况神理獨絕器所不勝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万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於此化根不寔其一別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

為不滅可以悟乎

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无火薪雖附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燒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无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難曰神不待形未可煩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開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惑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万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

子既辭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令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頃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竿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有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徧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无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易歸其宗相與為悟而自宋微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辨竟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頗無德行早矣无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靈臺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无章不識仁義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有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桓君山新論形神自體以為君山未聞釋矣之之會故有取焉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怡惔養

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日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毳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辟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兒全乃久余見其傍有寐燭而好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母燭而竟燭燭无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煖煖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共養良醫者或強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燭欲滅即自整視見其皮有刺鉈乃扶持轉倒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剥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若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之老則自

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去使古而无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役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曰學自通以超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以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剥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鉈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兒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指出合於外若由外達達於內未必由端往也辟猶炭火之爨亦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為灰或為灰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伯師夜爨脂火坐語燈中脂

言人衰老亦如彼禿冷矣又為言前夔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裏彼自蹙纊余應曰人既禦於體而立猶彼持鎧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刀在人人之蹙纊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充盈則形神技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巒傍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變更黑肥頰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惑而莫獲益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蟲皆以雌雄交換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水疑詣沙門

門抗禮方乘所明理何驟騎有答
論名在本末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為化雖誕以莊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教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罕有其美徒成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微意豈曰淵鑒之待景露蓋是申其同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處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受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

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

應不在此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

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

悅而後勤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

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

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

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營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熏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哲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親故知起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萬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p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戶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孝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无所取而去不順化何耶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万殊精廣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攝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鑿失御生塗曰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槃涅槃之名豈虛構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

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亨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挾禮萬乘高尚其事不脣王侯而沾其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善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无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意而或教表之旨其為謀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昔日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難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闇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時不薰薰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頃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完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大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推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罕雖抑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今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乘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駁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順化是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推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烹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无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龐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掉散而因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慙名万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則萬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僊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感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元悟宗之正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感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京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

告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况降益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其法堂因而問曰教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間一日試重研究益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

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教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間王當資以緜糧錫以舉服不巷日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教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飭之甚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

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
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
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
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
賢猶未得况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
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
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
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
未移應徵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
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
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
袒服萬其誠而開其邪使名實有當
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
於文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
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眼膚
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
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
則情禮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
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
般鹿之妙跡而衆談未諭或欲革之
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墳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未文於玄
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教慢殊流識服
俱盡殆无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
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
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輝
之與周孔漸世之興遺俗在於因循
不同必无逆順之殊明矣故孝明兵
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
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
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西事表告
誠於喪客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
男與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
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
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遠法師答

啟尋問旨蓋是聞其遠塗照所未盡
令精庵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
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擇迦
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
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
指歸昧而難尋迄今至言隔於世典
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
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墳

三驅之益失前禽而不失網罟之設
处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草之仁內延
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
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間於優劣而非
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
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之所通
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
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
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
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
疑來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
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
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感
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
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
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
生西事尚右哀客以毀其性斯皆本其
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
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
而屈申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
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
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
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

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
路可遊是故道世遺榮反俗而動動
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
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

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
於烹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
知發軒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

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
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
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

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
有封有封未出則是既其文而未達
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衆方
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日逆乎
漸世之興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荅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煞生罪重地獄斯罰冥
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
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
以為神宅寄生拯照津暢明識雖託
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廉之間
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
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
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
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是來問之闇建立
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

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
識之袁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
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言歸亦焉能
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
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
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
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
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
我寫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无豈
復有討於所受有係於所應哉若斯
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
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
以明訓故仁慈之德存焉若彼我同
得心无兩對遊刃則泯一念觀交兵
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无害於神固
亦無生可煞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
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无地矣若
然者方將託鼓鐸以盡神運下鉞而

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
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
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
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
生豈不由其道哉无明為感網之測
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宴為神
用吉凶悔懲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
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
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
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
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轉其生而生
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
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
相製恩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
斯罰此乃必然之數无所容疑矣何
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地之雖微
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
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
豈有幽司由御夫其道也然則罪福
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
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

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去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无情無痛痒之知神既无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潭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烹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慾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弥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况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懈障惱心未冥則搆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毫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慾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銓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慾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步大方以先為著龜博綜內籍及三隅於未聞師友仁正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災孽見福疑似之懸於

三報論

因俗人以善惡現而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日現報二日生報三日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頃集或有接連衝門无間於世以安步為與優遊卒歲而時來无妄運非所遇道世交淪干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立功德之行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勢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援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无慶積惡之无殃感神明而忘所愚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盡无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與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

仲由顏子對聖正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豫入諦之明而遺受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蹕而未離于別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起登上位如斯倫疋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躡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鏡萬像於无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三張

弘明集卷第六

翼陽都達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增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劍頤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折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素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識世之開發五橫之論而沙門元事狼落其例余恐眩耀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誥於西鄙傲散野人日僕曾豫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聞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明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深塵垢於留心耽極枯於形表超俗累於籠

撫邈世務而高蹈淪真素則夷齊无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无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无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泥若薰蕕同籙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頽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无有校讎之所以致惟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志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鍤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鎊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授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豈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无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於營求孜汲无贊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

顚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无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去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勸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有膳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耽崇无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開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地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孝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覺悟永去其滯矣主人答主人撫然有間慨介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

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授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妄於丘壑片行之善來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微禦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迹者以无赫然之觀夫慈親婉棄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糲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乘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旁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号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夫賜也貨殖予也難彌由也西復求也秉鉞住不稱職仲弓雖辟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

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誅其
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
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
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入入班輸之
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
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
承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
客荅但聞慈鳥反哺耳相乃悵然自
愧失言今子處心將无似相之間也
君子過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授是
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寢盜之患城
傍出入動要交遊之護處身非所則
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
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
知所厝

又大蔬食而已夫人間有不瞻之匱
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
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
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蘿而有
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无毛
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
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
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

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蠱手斬以
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
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
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
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
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
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
文賣藥以結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
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駢功此
等直是違俗道世之人耳未正見有
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
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起諸人恥與
流輩動有万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
人封非可筭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
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
京異辭希簡為貴狠多致賤恐非求
精義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
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
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
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洲遼器標時
望或翹楚瞰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
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
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

落駁抽簪之日皆心口獨擣情到懇
至雖生死弥淪玄塗長遠要自驅策
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
之重蔑若粃糠始皆精誠乃有所感
自非一舉類詣體脩圓足其間何能
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
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
之豐姬宗盡誅四兇之暴合朝流放
此何異人苦頭風因欲并首俱焚患
在足判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去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
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子
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
當矣是以子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
桑善誨而壤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
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
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
八難幽嶮非刑法之疇請以三歲銓
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
莊之謂道品无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
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
練神明精鹿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
優劣矣昔李助化以道佐治國境冥

然民知其義年農委積物无逋穀非
益謂何古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
凡言橫者以其志无業尚散誕莫名
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
戶而浮游率歲或戶祿素餐而莫肯
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
竟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奸虐而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
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
彈橐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橫理故
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詔乎國家方上
與唐虞竟巍巍之美下與躬周齊郁
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懷世之賓商
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遼民之
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
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峻術製商君剋
薄之弊法燒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
如賊天下然人無聊生使羸氏之
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
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
課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大峻及
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

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
有利銑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
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
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善策妙濟
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去罪則冥同福則神祐夫合德至淳
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
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同神明之祐
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云
會盡有膳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
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為身之大
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
滋味猶農夫之播殖正者之攜室將
擇貞材以求堂宇之饒精簡種子以
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
地卜居要選於墳塋之處是以知三
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
耳去割生民之稱詭崇无用之虛費

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
望自然拱默以怖安樂猶無柯而求
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
修已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
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
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
是以盲龍瘡痘之對幽處亦劫之殃
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聲私
家之年諸閥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
純風遐被振道網以維六合布德納
以籠群芳川無扣浪之夫谷无含歎
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
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
甲士却走以冀嘉穀委於中田倉儲
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
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
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
不亦過乎云恢太官而腫口臨滄海
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玄擊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亂真
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
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
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頽溺

拔幽極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
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普灑則九州
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
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
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
域中之名教蕭蕭馬殆是方外之冥
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
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弥淪而理與
之乖德苞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
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
天而瞽者不觀其明雷電振地而聾
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
宮商之音覽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湏跋開聽於後
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
衆人所悲寡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
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
殊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履
不為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
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
其言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
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
觀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

敬奉嘉許矣

正二教 道主有高來晏俗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微君 僧祐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證聖將明
其歸故先詳正所謐二經之句庶可
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閑之于天竺維
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
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
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
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
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
興焉 事在古史內篇此是漢中直非宋鑒之書 正曰道家
之指其在老子二經敷玄之妙脩乎
莊生七章而得一盡虛无間形變之
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
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
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
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奉
漢之妄誕魏晉言不經聖何去真
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
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非方便說也 宣正經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
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
定慧有微於內緣感所應因果无妄
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
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
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
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于无
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
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无窮老子
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
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固孔
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
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
者固可以權老子安取同佛苟
抉竟慕高撰會難妄欲因其同樹邪
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盡祇多
不量見取守器矣

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
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
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
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
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
殊而俗之所異孰乘聖則雖其入不
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綯
衣群夷之服也
正日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沿
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
先革顙孫膺訓喪志學殺夫致德韶
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
况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
恒方而迷深動躡矣水陸既變致遠
有節舟車之辭得无翩乎而刻舟守
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弁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咸以禮申孝教之典獨以法屈悖德
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縱善
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
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日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
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元
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无必貴
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
成獨說徒欲蠹溺於凡觀豈期半埋
於聖言耶

論曰涅槃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
道稱正一一歸无死真會無生
正日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
死而不死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誣濫
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牙起誠哉
是言其諸誣詭倍慢欲以苟濟其違
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
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昧
金丹養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
是其託術驗之而竟无覩其然也又
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召捕天曹
隨其本福雖大乖老子立言本理然
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
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雜以
神變化俗恠誕惑世符呪章効咸託
妄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
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
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
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
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无為皆將以
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

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屏而橫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而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故於君親不驚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拓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邈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高麗集卷第六 第七張境

周刻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道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鳬越人以為鬼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寫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尊於佛迹而無悔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刻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塊畱幾氣况驚舟失施於空壑山足无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變其徒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刻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顥頰首懇製來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

不待誠教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網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之際不至未然但畜積抱懷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諤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辭來首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况

通源曰道也與佛道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成異

周之間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无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言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无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高麗集卷第六 第九張境

第十九張境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
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
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
遠難鳬越人以為鳩楚人以為乙人
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
吾自俱宗其本瀉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
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鳩
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
駕馳佛道不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
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吾猶取二
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
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
之源每汎教而見矣自應底中環杖
悠然自擊儒墨間間從來何諍苟合
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
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復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无悔於
道本

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
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
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
理類所闇不得無請重與周書并答
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
既化極魄首復為子弟畱地不欲使
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道
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
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
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
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祈既
起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

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
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
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
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
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
照鼓欲參神精明駁動識用沉萬所
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
氣致柔停虛住魄載營抱一居凝通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无悔道本

靜靜唯通也則照无所沒魄緒停虛
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
可而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
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
之前聞也故追極所以一為性遊前簡
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
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因象
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
有三而道无二鳩乙之交定者鴻之
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
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

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
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言
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
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
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
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代差當其
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
遠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

家之興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

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无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今万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万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告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盡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无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夷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益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則龜則乙

答彼周曰非龜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

之與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訟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間間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間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闇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軍龜乙斯自麻巾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无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

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

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極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未殊為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國道故先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焉掩天城恐難外之

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授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勢倒兵恣卿智勇吾

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顥頤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无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并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圓空虛元誠乃有外張義所以告下之翁且藏即

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

清其順

周之間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无人識其无差氏之署有題无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駁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棄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極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搆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禪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景繩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矣燭火宜廢无餘既說衆擁自寢足耳此皆大明未啓摧接一方日月出

下猶欲撓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寢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

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

寶之日月為寶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言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

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

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

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

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

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

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間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而空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禪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景繩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矣燭火宜廢无餘既說衆擁自寢足耳此皆大明未啓摧接一方日月出

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間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

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

若謂靜於其靜非日窮靜魄於其魄

不云盡魄吾所許也无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

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

得意復矣吾所期

周之間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

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

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蘊

儻餘瞻慮唯足下其盼之念不使得

意之相棄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危則已跡固然矣跡固其

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

如此正復是目擊道存又曰得意

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

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

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

教育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鬼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若無其盲日擊高情无存老跡盲跡兩士索宗无所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弘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為公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玄得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鄉尚無妄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間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而空則法性為偪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无而來謂曰余不同我吾與余闢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麻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苟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鄉尚無妄其集佛吾翻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間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鄉勤集於佛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弃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園道故先屬垣耳隙周之間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捨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擇本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教覽夷夏之論辨權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辟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味乎吾不崖管昧竭闡幽宗告思探赜无階毫捨但鏡復逾三味消鄙惑聊述所懷庶聞後擇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沮洹長生等无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謾剪

華嚴記亦猶至謹鳥鵠非所宜効請誠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辨教明筌此皆開漸近方未脩洪拓也且至鳥珠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歟必獸群近而微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開睂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興世也古皆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間浮提也但久迷生死墮染俗流墮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沉濟惑无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

謬聲瓦釜濫諧黃鐘耶豈不謬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韞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响抗報万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辭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前缺方衣去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无笄擗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則絕想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歎文與籍三藏四舍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去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法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菌可與万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恩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寫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憇憇於簷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疑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乘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誥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貌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竟興可謂指至迹為蒼文餌合興形識諸章識以流滌因結形以愛滌緣生累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崖思濟恩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歸

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効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根辱反擇究詳測况既和光道佛而涇渭擇李觸類長之爰至甚卉敷佛弥過精盲愈昧夫節橫賀砾曜夜不集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至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申檢玄袴為素塵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不殆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擣五陰合興形識諸章識以流滌因結形以愛滌緣生累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崖思濟恩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歸

故知天王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
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上中於三
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觀日月之明
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運之音奚事子
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
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
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
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
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
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
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
光潛導主教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
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
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蓋
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
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
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對柔一致
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准夫以規為
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
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
穿鑿至如重寶妙真採摭法華制用
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
食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

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無為用無為
用未能達有遺有為懷靈芝何養佛
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

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

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

締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

而已無為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

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

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

教之筌耶故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

亦不解道也

反亂一首聊酬啞齒

苦悠悠衆星苦指指大暉灼苦昇曜
列宿奄苦消蔽夫輪桷苦殊林歸敷
繩苦一制苟專迷苦不悟增上驚苦
遠逝下和慟苦淒側豈偏充苦楚厲
艮蕪蔓苦波若馬相責苦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七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

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

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耀

於後方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

之競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忿

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

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

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手相攻激

異端遂起往反紛頗斯害不少惜矣

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

輝淵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

淺昧遞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未陳所

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乘於一往耳

山川悠遠良語未期聊寄於斯以代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撿心本無名於万會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无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无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間物成務无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振袞冕豈足論哉所可為嫌故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袞冕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也道法則採餉芝英食霞服丹呼吸輕強无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

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羲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閑涉良由彼此兩足无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莫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頽君臣无章正教凌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弥縫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益侈世衆生黜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故子路有問宣尼不擇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去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夸逞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除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或所言乖當為恨

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竟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万物養育衆生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薰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竟前亦又近謬探蹟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无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无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大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對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惠旨但道力對明化功弥遠成性存存思元不被衆鴻草心威无不制而古唯得虛受太為淺略將無意淪偏善不悟狹劣傷道耶技尋第目則先誠脰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興廣略兼陳金

剛般若文不踰十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龐妙雨施繁約共存曲法細誠科禮等碑精施橫生言乘乎實為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笠之刑流血之悲詐齊晉之子剝削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弃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諳求所感悟故日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請問善誘之答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擇想望君子更為申之謝生亦有參差之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五

疑夷夏論語頤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耽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華麗之恭辱以孤蹲狗

羣之肅徑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答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設放經詭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衰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為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傑夙漸法化晚未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絰雙張義无偏取各隨曉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瓊珞難乘者哉自貪采多務研譽沉替纖卷巾牘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頹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遺夜輒啓且忘寐而清心遠信經苦弥萬若夫信不公理則輕泛无主轉誚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枉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途跋涉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蔬之具耶

論云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情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情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教惠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饋行道非微凶之宅眼寃素食非養正之方屈申之望可相絕於此矣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爾而尊俗无不帶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

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无生即無死无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非羞入所信博非精人所識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敷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无不精博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為利用博猶精也豈庶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閑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覺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虛故為鑑賞所業陶有序者為資味耶為待明耶若其資昧則明不獨進若必

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退遲於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日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日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

論云若殘忍對復則師佛為長慈系虛受則服道為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自然復會未知殘慢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齧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而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言悔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戎人恨惡如令根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牙別故

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末一平得同收

論云蹲夷之儀妻羅之辯猶重譴鳥
脗何足述劭疑曰夫禮以申教樂以
感和雖教由禮申而禮非教也和同
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
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輶響又鐘帛
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極頗權時
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无係
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同今狐蹲狗
踞孰曰非教教以申心孰曰非禮禮
敬玄符如徒捨合識之類人標其所
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
仁見童靈篇猩猩能語受生禮章未
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損理則
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
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
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檢其言也彼我
俱道尋其言也老釋无際俱遣則渙
波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誠比類重負

研復逾日未恆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榷與淑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妨指錄故傳授世習彼若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漠音流入彼國復受主讓之尤烏耻之謂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達極可齊兩差兼除不其通乎夫義與淵微非所宜參識欲審方玄正聊申一往耳傾心遷行遲聞後哉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治城惠通

創寧為真興庶更三思儻核其惑論
去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
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
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
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
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
氏仲尼佛之所遺且宣德示物禡福
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
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
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
嫂妾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
故為善者烹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
之節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
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
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聖人因禁之
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
薄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
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孤蹲之敬外
況之俗儻謂華色之不足差貨財之
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
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後失故迺剪髮
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太伯
元德孔父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

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
教之齊嚴吾子比之孤蹕厭理矣微
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
辟猶持瓢欲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
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
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
能緝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墮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制无期哀至便哭斯
乃上古之純風良足効焉子欲非之
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
有識聞之莫不竟余而笑嘆謂天道
不言聖人无心是以道由人而非道
和人然則聖人神靈靡所不通智照
寧有不問而去指其專一不能兼濟
辟猶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
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
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
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
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
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
物共首導人俱致在戎秋以均響震
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

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
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
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童謡孤猿之
聲於是奮耳掉尾踴躍而聽之今吾
子所聞者蓋童謡之音也夷夏之別
斯旨何存又云下弃妻孥上廢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
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
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孝然
則孝教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
臺韻法晨宮礼拜懺悔祈請无輟上
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
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
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
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來門
守株道士空爭大小手相彈射披撫
華論深釋文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
夫外道淫奔恣齡積紀沉晦不還淪
惑寧反進涉墮鄉泛越墮落公因聖
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
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窮年馳騎不獲
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
耕得筭又云大道既隱小成王起辨

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
易退辟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
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
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
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
淫狀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
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辨若夫顏回
見東野畢之取測其將敗子貢觀邾
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
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
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
各是一術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无生無生之教賒无死之
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
加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
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屆故謂之切
其殊切乎諸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
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
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糧以修山
術僕聞老子有五味之誠而无絕穀

愍方便為之將非虛學耶慈柔虛受
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

告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
自招淪喪

為真典楓紫鏡以為妙行士文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姪被以為療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者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乘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去在己未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至喧烏聒何足述勑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无羨於甜香恍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耽淑蘭猶吾子淪好姪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測博既不得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无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苦之難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去喧烏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无道妖姬喪禮殘逆廢義賢士侶墳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

達食器量知君未堪斯據此雖大法之淺号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未心負道踐學大壇希囁茲况而此所論者才无玩文之農識無鑒幽之效照无寸光澤無露潤万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内秉茫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虛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孽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

成制後賢之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号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括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元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冥蹤曉闕委重軒故放放萬國指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覆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豫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尊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化胡經也致令東見之衆詆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乎人間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

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元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差戎之流北有乱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溟表南則極乎空間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洲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可易真法莫移正禮可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无改緣整服故令裸壞詭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詭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

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无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老以太虛為奧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奧故有中无無矣即事而淵故獨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宵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无靈禮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无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宵堂莫登故去去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主身也道无靈神故傾頰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余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勤而穢佛經則和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簡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真非華風也販符責錄者天下邪俗也搏類扣齒者但

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
符章合氣者奸狡之窮也斯則明闇
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疋侶迴涉
清衢貞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
惡乎想必不逆允於佳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謂集卷第七第至張墳

弘明集卷第八

弘揚部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墳

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河
月所以波瀾苦薩慈悲等照震聲光
於冥塗弭塵賊於險澤沉靈舟於信
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凡
意教述邪險是故不傳怖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
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命

辯惑論序 釋玄光
辨惑論序 釋玄光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勗減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
惑聲華緣想增靄莫識明政由淳風
漓薄使衆魔紛覩矣若矯詐謀榮必行
五逆威強導昧必施六極至氣靈滿
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木仙之厄西夷
載鬼卒之名閩藪畱種民之穢漢菜
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歛攬

地沙草寧數其罪涓流未學莫知宗
本世教訛辨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訛
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焜燄河洛之渣
捺淪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庶
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
外休夙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
能攬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貴空有之美聖賢功績

智者必蕩蕪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
能无終况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
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鱗蛇所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麋鵠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
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氏山獐犧集閨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辭墮接戶廬方有九幽方夜衡
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余
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
密抽遊胃鵠直衝虛空民獠愚眷食
言登仙殿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炁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班姓

妄造黃書呪癲元端以伏輕誚又日天道罪三

立歲日月出窮富入實富入真氣通神氣亦道
氣行卦卦見賊皆消亡視我者言襲我者歸歲
有謀而我者又無其政而我而至甲子詔勞賤乃
詔男共納合革車不別其體亦靜復命行此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

此之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魁魅亂俗

被斥熾惶後至孫恩俠蕩滅甚士女

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

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

之節死有青庭之告誠願明天檢錄

斯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獄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張 墓

德輕風露如黃巾等爲望漢室反易
天明罪惡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故不佑為野麋所突末後孫思復
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畧帝貴之
重作雲響於幽竈發妄想於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
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

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賊不勞決辰
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伐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魄務

依明德道无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

行醉酒沒故如此頑贈寧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

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

祭酒攢費紙墨若必須解訴然後判

者始知道君无玄鑒之能天曹無天

明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

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效梓草其氣是以至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張 墓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
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哉其經辭致姪慢鬼蔽去左佩大極
章右佩峴吳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

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碨屐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
拜清廟此非是也亦古尚流登清便尼竟不免火

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

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孫恩孤虛並燭

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刑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

立米氏世人震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

魔弊又塗夷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

故制斯法乃驩報泥中黃齒泥面擿

頭懸揚塗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

施華夏至羲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寶

憚告竊省打拍吳陸修靜其知源僻猶

塗撥頤懸糜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

墓門解厨矜身與食懷吮班之態昔

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思車鬼民鬼史鬼道此是子魯輕於必夷作此

稱美

也又道男官吏官道父道母神皆殺民此是

合

玉之後穀物名也又米民姓都力祭酒此是荒

時

繼名也又音道三洞法師長安傳禪作此名也

又先生道氏仙公王林陵縣民王寅期作也又道士

儀

制酒米城此是人之所日又法師都講作經

若是隱於靜傍佛像置制叫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福日

妻太平之道五則米道

大道繼道鬼神君此作威時

被威名也又勝東華大羽王利將軍雖有第而無日薄

漢武之末

不酣進過常遂致嘗逸醜聲

復稱之也

退

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憤取意深罰其掃路世傳

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命酒

限三外漢末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

削除豎目先生道民並其賑錫雖有

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

第四

夫質危秋帶命薄春冰葉風吹蕩

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

記為行尸迷徒漱學不識大方至有

疾病衰禍妄甚嫉祟之原洲鬼禍以

為夷渡危厄於遐川燭鈞星於懸瘤

雪丹章於華山乃跋躡屢屢貌譏詭冥

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先歸逝者故然

空喪辭貨斯實祭酒頑巾精之利釐

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煩惱之極

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

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

滄川瀦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

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慄夫人鬼

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

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

章斬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

來勿尚迷言使天堂元輟食之思水

河靜灾念之聲

輕作寒暑充九陰之極

第六

夫測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塵界

衆生率無慈愛燒亮邪佞符章竟作

懸門怙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

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

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

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大獄生

出鴟鴞瘡瘍精散惛朽淪離永劫誰

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

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

幸試三思能拂迹改面即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脩照聲曲

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減感論 東莞劉記室騷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陋
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
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
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
而无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
通無生可冀詔死為汎汎未見學死
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辨夫佛
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導於一
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
者資於无窮教以勝悲闇者察其必
終誑以飛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
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汎汎可異藥
駐偽誑故精思而翻騰无期若迺棄
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
知假使形翻天際神闇惑飛度天寧
免為鳥夫沮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
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
穀而使人剃頭主不弃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弃妻落髮事顯於經
而反白為黑不亦內乎夫佛家之孝
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
弃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文
身夫子兩稱王德中權以俗內之賢
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况服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

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
中權故弃迹末心准以兩賢无敢於
幸鑒以聖境夫何恠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誰言說為

興造無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

助國生人減損見人不革而衣不田

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

無穢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復過此滅

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

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誰言之訛豈傷

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王鼎方

國至于戰伐存者六君太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无煙國滅人
絕寧此之由亥豐之時石穀十萬景
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
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
兄弟異法遺弃二親孝道頓絕憂娛
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憚服屬永弃
恃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
復過此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
有毀傷之疾二有聾頭之苦三有不
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生之體
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
父母便覺從之鬼先作沙弥其母後
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
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樸形稟識理定前業入
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
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
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
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
累傷神形飾乘道所以澄神滅愛修

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也礼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脩德故屈尊礼卑也介胄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繙弁輕冠本元神道介胄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况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寶尊冠胄冠胄反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恤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去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揅後改為佛而本舊經去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去其法无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來門僧禪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贊之誤也以畜為屠字之誤也華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不因其宜矣五經世英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平改是以於穆不記諱師資於周頌允塞安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宣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元二黠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閑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去胡人麌穢欲斬其惡種故令男不要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減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元始而道放无窮者也按李叟出閑運當周季世間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與避世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斬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虧辯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兀熾若老子滅惡弃德用形何愛禿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犧狁橫行毒流万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

為酷覆載元聞商鞅之法未至此官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擊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

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

減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无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龐緣則聖帝演其德夫

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

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

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堦政寧肯盡符湯武禁暴豈當銅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卷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減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真境本固元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樞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忘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元方不以道俗求應妙化元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擴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闡而化通但咸有精麁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惣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窮尊然至道雖一歧路生迷九十六種俱号為道聽名則邪正莫辯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遜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无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也不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公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同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筭況効陵魯熙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效貞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謫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柳女詐襦地仙肌革盈虛群生共受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灾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鈞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灾娛術厭勝好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含泥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力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罄盡士女運毛則竭國世平則臺民傷政

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而措於方寸孰與歲官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麁已懸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簾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禹朱曰我明也

荅道士假稱張歎三破論十九條釋僧順論云涅槃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殺單豹之徒是其疋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子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匠以生為患夫欲求无生莫若涅槃涅槃者无為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間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全象之實子說涅槃是死真摸象之

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弃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

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擣穉為累取

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

奢是以癟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

已復更為癟凡夫之種若癟產焉經

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

是佛種捨家從道弃癟就佛為樂為

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帶於童惑

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

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

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

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

彼無為毀膚之惡尚或可弃外物之

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

不辨天屬何用嚴師辟如喪服出紹

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

本政自一朞非恩之薄所後頗申三

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

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駁上

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

鑿怯於尋首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

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弃俗從道

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

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

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臣厥

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面

釋曰經云浮面者聖瑞靈面浮海而

至故云浮面也吳中石佛泛海像來

即其事矣今子毀面像之面為刑屠

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无憲德仲

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

罹呴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

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六尼者女

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

猶如屠面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

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

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无門皆是會

通之林敷機妙之洲宅出家之人得其

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

即喪門也來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

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

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万四

千皆稱法門奚獨喪來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閑故作

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

當由滅度之後係應因已栴檀香像

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

言興慕以有若之貞宋似夫子坐之

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詣仰與

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

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

什法師生自外方聽敏洲博善談法

相經負佛經流布闡輔詮以真俗二名

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

流於未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元誠非萬論君子自

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

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荆頭本不求佛為服函胡今中

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

化不聞佛法者辭如畜生事均八難

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

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行喙息咸受

其賴端端之至自古得研子脫不自

思厝言云云宜急滅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

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

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

弥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結繩以

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堯孔至

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

而自淳無假楚檮而取正石主師澄

而興國古王諮詢以隆道破國之文

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

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

發擿陰私行壇被毬呼天引地不問

親疎規相麻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

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

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弃名利悟逆旅

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

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

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

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太鳥之雙

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士

於即事不旋踵而受非漢之張陵詛

詛責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

身無乃角弓乎

論云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

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

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

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

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

論云荆頭犯毀傷

釋曰緩膚之解具於前荅聊更略而

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

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

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剉除

穎慧披服法衣立身不乘揚名得道

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

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

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大言

者身之文在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

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

皆靈根宿固德宇測深湛乎斯照確

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

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脣懷澹余元

寄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恩弃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投臨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謹
食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无上
濟蒼生於万劫斯實大丈夫之宏量非
吾子所得開闢也避俊之談是何言
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
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
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元緣生有緣即是
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
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
者故曰緣元緣生十六王子同曰出
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閻門
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
就无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
墮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
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
之徒蓋是培壤余假使山川之神能出
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去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
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
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
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
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
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
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
去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
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

去憂憂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為而作佛事金
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亂我經文度劉我教訓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弘明集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八第辛亥歲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
則於道為偏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
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辭
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